

寻访林国乔

□ 韦光勤

初识林国乔是在民国《天河县志》和《天河县乡土志》(天河于唐贞观四年置县,罗城于宋开宝五年置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2年,天河与罗城合并成为罗城县,1983年国务院批准成立罗城仫佬族自治县)上。那上面有他的几首《竹枝词》,把天河县的风土人情写得玲珑剔透,摇曳生姿。譬如:“城廂内外少耕田,妇女纷纷各种棉。待得秋晴花开放,歌声欢闹夕阳天。”又譬如:“女郎装束果稀奇,脂粉从来总不施。鬓发垂垂遮到眼,不劳夫婿画双眉。”再譬如:“女男月下共徘徊,摄魂勾魄街禁开。夜半歌声犹未歇,又言明夜早些来。”这些短小精悍的小诗,今天读来,依然让人身临其境,心旌荡漾。

一

长久以来,我只知道林国乔是从广东迁来天河的。至于他的家或者说他的坟墓就在天河,我却无从知晓。这些年的清明节,作为天河女婿,我每年都要拖家带口回到天河祭祖,无数次打他老人家的墓前经过,却对他那双炯炯有神的眼神视而不见。现在回想起来,依然耿耿于自己的有眼无珠。

有时候,认识一个人是需要机缘的,包括这次与林国乔的偶遇。因为头天几个要好的亲友到乡间的家中小聚,大家开怀畅饮。趁着醉意,众亲友在几个戒饮女司机的照拂下先后返城而去,唯独“脚软走不动”的聋聩兄留了下来。第二天清晨,“酒醉心明白”的他趁着酒意,凭着昨晚在酒桌上听来的线索,冒着蒙蒙细雨,沿着山边的公路作一次提神醒脑的“逍遥行”。大概是在山水晨雾间徜徉了几个小时的缘故,当他返回家中时,身上除了一层薄薄的晨露,已然没有了一缕酒气。细加盘问之后得知,他是寻找铁厂遗址去了。在他零零碎碎的只言片语中,我听到了“林国乔”这三个字,兴致一下子就来了。当即决断,不待天晴,立马行动,寻访林国乔去!

我们一行三人驾车来到了不远处的铁厂屯,不费任何周折就找到了林国乔的后人。巧合的是,主人是岳丈当年的学生。见老师驾到,学生热情似火,殷勤劝茶邀坐,弄得我们三人手足无措。在明白我们的来意后,主人叫来比他年长八岁的兄长,一同与我们前往他们的曾祖林国乔的墓地。

二

在未向墓地出发之前,主人拿出了他不轻易示人的《林氏宗族源流谱》。在这本族谱上我们看到,清乾隆年间(1786年前后),一个名叫林考京的人从广东嘉应州(今梅州市)来到天河,开采铁矿,开办铁厂。这在当时绝对是个大事件,要知道当年的工业企业都是官府

所开,特别是矿产之类的国家重要资源,私人是无法插手开采和冶炼的。巧合的是,据道光六年《天河县志》载: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新任天河县令谢用莲到任。谢是广东嘉应人,与林考京是同乡。由此我们可以断定,林氏这个名叫考京的先祖千里迢迢来到偏远的山区天河县,就是协助谢县令开采铁矿的。因为有了这个县令老乡的关照,林氏才得以在异地他乡的天河县安营扎寨、繁衍生息。由此可知,天河铁厂的林氏就是林考京以及随后追随而来的族人的后裔。就这样,林氏在天河生根、开花、结果,且经过多年的休养生息,已然树大根深,枝繁叶茂。现如今,天河铁厂林氏家族已经繁衍到了第十代,林国乔则是他们的第四代先祖,真可谓瓜瓞绵绵了。

这些人在这开办铁厂,创建铁厂山庄,开创了天河也就是今天罗城工业的先河,并借此安家立业,入籍天河。有资料显示,罗城桥头的覃底和黄金的冲湾一带有金属冶炼厂遗存。这些冶炼厂是否为林氏家族所建,还有待进一步考证。

三

铁厂是一个优雅宁静的所在,依山傍水,风景如画,像是吸纳了造化之灵气,天地之精华。人在林间小道中徜徉流连,如同在如梦似幻的山水图画中,心旷神怡,情趣飞扬。

林国乔墓在一个座名为唐庙的山腰上。从铁厂去往墓地的路途并不遥远,大约有一公里多的路程。但是由于接连下了几天的雨,山路泥泞不堪,走到山脚时,前路为藤蔓野草所阻,再也无法行进。这些年在荒野间行走,这样“无路可走”的情形已司空见惯了。常年与荆棘钩刺为伴的两兄弟,此时也显得气定神闲。65岁的弟弟手执镰刀左右开弓,奋力在前边开路,并不停地招呼我们跟进。在经过一番周折后,我们来到了林国乔的坟前。几个人用镰刀清理了坟前的野草,墓碑便像一个慈祥的老人,安坐在藤椅上,期待着一场交织着刀光剑影和鸟语花香的倾心叙谈。

林国乔的墓是典型的粤式墓葬,坟头突

起,坟身凹陷,坟尾耸起,呈一个巨大的马鞍形。墓碑形制简洁拙朴,碑帽上赫然刻有“金蝉紫诰”四个大字。通过碑柱内侧“马鬣荣封吕奕叶,龙章锡耀耀前人”的对联,我们不难看出:林国乔的一生是坚实而饱满的。这与他碑文中的记载相吻合。那块尚未风化的墓碑明确地告诉我们:林国乔生于清道光丁亥年(1827年)十一月廿四日,卒于光绪辛卯年(1891年)九月初四日,享年64岁。在他9岁的时候,父亲林秀椿便因病故去。母亲吴氏,以纺棉维持生计。在艰难的岁月里,这位勤劳坚韧的母亲,用粗糙的双手牵着自己的儿子走向学堂,让儿子接受在当时显得弥足珍贵的教育,为儿子打开了别开生面的生命之窗。令人欣慰的是,“性聪颖,过目即成诵”的儿子没让她失望,“年十六入泮,十九食饬,廿八举于乡”,从此“文名噪甚”,成了一个地方上的名人。吴氏也因此苦尽甘来,成了母仪一方的“妇女代表”,享尽恭敬和赞誉。

四

遍行教化似乎是前辈书生们孜孜以求的人生理想。功成名就之后的林国乔并没有撒下邑中子弟,尝尽人间疾苦的他开启了漫长的教育生涯,意欲给乡间的寒门子弟递上一把打开命运之门的钥匙。在此后漫长的岁月里,先后跟随他学习的弟子达数百人之多,可谓煌煌大观。因为他循循善诱,诲人不倦,他的学生中“入泮明经者数十人”。在课读乡间的同时,林国乔还积极为维持地方治安劳心劳力。咸丰同治年间遭遇乱世,身为保卫局长的林国乔,挺身而出,亲力亲为,尽职尽责。正如碑文所言:“凡办战匪善后等事,皆身任之”。因功劳卓著,朝廷奖给他“六品军功”。在他45岁的那一年,清廷举行“大挑”(大挑是清朝乾隆年间制定下的一种科考制度,由吏部举举人个人形貌应对挑选,一等就拿去充任知县,二等就委以教职)。林国乔被选为二等,得授象州教谕。十几年后,58岁的他升任南宁府教授。因为品行端正,教学有方,每到一地方,他都被推为主讲。在开馆授徒中,他“用

文法教授诸生,登贤书成进士入词林者数十余人”。可以说,林国乔教书育人,成绩斐然,桃李满天下。也正因为如此,他以62岁高龄调任泗城府(治所在现在的凌云县,辖区包括凌云、乐业两县全境及天峨、凤山、田林等县局部)教授,延续着一个文人的师者生涯,并在两年之后,身染沉疴,因公殉职,死在任上。用现在的话来说,算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了。林国乔病逝后,因为路途遥远,天气炎热,他的后人对遗体进行了简单的防腐处理后才起运回乡安葬。林国乔在他64年的生命里,绝大部分时间都用在教书育人的岗位上,培养了大量的人才,可谓功德圆满。

五

1925年,林国乔的后人为其立碑时,领清廷蓝翎五品衔和民国二等二级章的邑庠生韦联璧,因“素景仰其风采”,在为他撰写的铭文中,以“梧竹拔地,烟云行空”“白杨径,福藻分丛”这样的溢美之词,向这位先辈贤人献上了一份特别的敬意。

前文说到,林国乔墓碑的碑帽上刻着“金蝉紫诰”字样,“金蝉”是秦汉时侍中一类官员帽子上的饰物,在这里取金蝉蛻壳之意。至于“紫诰”,说的是皇帝的诏书。敢于在碑帽上刻上这四个字,至少说明一点,人们对林国乔志行高洁、出类拔萃的人格魅力是高度认可的。在乡间有了这样的声名,他碑柱内侧对联中出现“马鬣荣封”和“龙章锡饬”几个字也就水到渠成,不足为奇了。

“流长毕竟来源远。”作为举人的林国乔,家学渊源有自,泽被后世。他的三个儿子中,长子捷勋是廪庠生,次子赞勋是贡生,三子翼勋是拔贡生。而在他孙子辈的后人中,参军的参军,从教的从教,经商的经商,天马行空,走南闯北,在浩瀚的岁月里掀起了一道道让人挥之不去却又欲说还休的微波细澜。参军的经历了八年抗战和共和国的诞生,功勋卓著。从教的参与了当地学校的创建,桃李芬芳。经商的积累了可观的财富,乐善好施。这在当年地处偏僻、教化沉寂的乡间,可以说是真正的书香门第、名门望族了。

以比千后裔自诩的林氏子孙,恪守“忠无二心,烈为余气”的人生信条,凭着一股浩然之气行走在天地之间。他们知道,世间事如滚滚洪流,该来的总是要来,该去的总是要去。一切皆有因果,唯有忠孝难离。就像那天上的太阳,无论风云如何变幻,它都长长久久,普照人间。

作者简介:韦光勤,男,壮族,罗城仫佬族自治县人,鲁迅文学院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培训班学员、广西作家协会会员、河池市作家协会理事。



大化:每一朵花都有着美丽的理由(四章)

□ 韦汉权

爱上安兰的野菊花

遍布皱纹的枝头上,开满激动的泪花,就像一位漂亮的安兰女人,直到多年后才发觉被她忽略了一生的爱情。

这一朵野菊花,如一只不眠的眼睛,看着炽热的思念,冻结成冰凌,垂挂在我内心的房檐。

谁能听见当年她的声音?谁能触摸雪的温热?除了我,在芬芳弥漫的梦中,还有什么人,一生一世以这种隐瞒痛苦的方式,不为人知地接近万水千山,深入地生活的谷地……

一直以为,用沉默的等待,来抹杀一种生命的崩溃,会换来穿透山河而来的爱恋。

就这样,十年过去了,二十年也过去了,除了大山斜斜的阴影在弯弯红水河投下倒影,似乎一切都泯灭了。几只翩跹起舞的蝴蝶在风中翻飞,一只蜘蛛在近处的山脚下找到落脚之所。山的影子,已成为它们通往河对岸的桥。

对阳光的搜寻,思念是一抹荒土。没有花草,没有语言,消亡的美丽在一场场变迁中湮灭。

而此刻谁又能知道,曾经,河的那边,那重重叠叠的山峦下,住着一个野菊花般的女子。

暮色巴楼

当一切轻轻地静了下来,这缓缓向前的河流,到巴楼山下,每一个细小的波纹,慢慢地完成了荡漾。深处的冷,此刻也舒展开来,彩排着,以古河为背景,傍晚一出戏的序幕。

四周白天昂扬的山,层林尽染的景致,背负着浑圆的落日。红水河上的瑶女,唱着通俗易懂的歌谣,晚风吹拂着她的刘海,像鸟儿振翅的羽绒。夕阳西沉,依稀可见她凹凸有致的情影。

而黑暗总是会来。沿河岸弯曲的小径,是为月光铺设的回廊,蟋蟀们和菟菜,纷纷来到路边。这草走进院门,关了门,也把最后一抹光拒之门外。四围的山,迅速被这适时的暮色催暗。

这草又忍不住再开一次门,村庄此起彼伏的犬吠响起,远远近近的灯火忽闪忽闪,与浓浓的夜色抗争着。

五十米开外的红水河,水面上已经碎玉点点。

故乡的夜总是这样,明与暗胶着,纠缠着,往更远的地方去,接着,又从最近的地方而来。

这草只有面临。无法退却。红水河岸边,纤竹下,瑶女们还在唱着歌谣,嘻嘻哈哈在浣纱,也在浣拭她们的生活。

三月初的山梨花

在故乡满江,在某个月初,花朵便被果实的形态固定下来,成为那些梨花树永久的记忆。

总选择在雨季,绵绵细雨修辞过的小径,沿一湾消逝的春水将陈年的脚印潮湿。

我不曾想过,还会经过这里。而时间之剪,已裁出我渐已陌生的内心风景。就像这微波从容的初夏,总是将春天的花事无情地淹没。

远处,温泉的柔水边,我听见一只红嘴鸥,从小叶榕深处,清音婉转,将整夜的黑和墨迹未干的名字撕开。

而我等待你的邀约,在故乡之夜,这梨花树下,等待你将内心假寐多年的秘密告白。

谁曾知道?这里曾发生过人与自然的战争,而结局却是抒情的序曲。

什么时候,秋水再漫过下游的河堤,我愿意在山岭的梯田里,被你的绿意引渡,连同灵魂一起出售。就像一枚枚将成熟的梨果。我会在大化的街市里,迎接一双双久违而稚嫩的目光,反复亲昵。

如果人生结局只能在想象中成立,就像一朵带着泥土气息的梨花,却因一枚果实而将所有的鲜艳耗竭。

那么,请用梨花妆容一个名字,直到百年之后记忆憔悴。那么,请用果实这个符号记取某次相遇,成为百叙犹新的话题。

如果梦是泉涌的季节,那么,爱就是陷落的城池。如果所有的果实都是花的追随,那么,爱就是一切诺言的期许。如果因一枚果实而伤怀一朵花的经历,那么,请将果核种植在离自己最近的那块温泉边的土地。

当夜晚来临,就用光芒万丈的想念来照明。

天窗里,达默的情影

红水河到江南,千古的光阴,似乎只剩下这个朝天的门口了。

远山,水面的碎玻璃,木棉树参天,甚至坑坑洼洼的道路也显得分外文静。稍低处的河水在一夜之间,该走的都走向了远方,或者都变成了别种事物的倒影。

唯有天窗没有,你伫立在这默的山顶,它选择沉默,或者破碎,这难道是更安全的栖身。

远处红水河静静而来,慢条斯理的声音穿过门框,和风撒满沿岸山村的每一个角落,然而它们不会再激起茅草里覆盖的任何一丝灰烬。

偶尔有一排新楼,但也许已没有人迹,人们都已迁往远处的街道和小区里。这里是街道和小区背向而起的建筑。我不知道它的门为什么与天作对,并设置在风集中的地方,难道大自然的设计者想背离命运之水,以独特的高度鸟瞰人间。

如今,它又像一个空洞的虚无,在山色中摇曳,这一切,似乎比当初的起伏更让我侧目。

作者简介:韦汉权,男,壮族,广西作家协会会员,曾于《民族文学》《诗刊》等多家期刊发表诗文。曾获2018年度广西壮族诗人奖等。